憺園文集

憺園文集卷三十

墓誌

誥贈一品夫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徐氏華亭人有明相國文貞公女孫錦衣衛指揮某之女太僕寺卿王公某之冢婦贈某官某之配今戶部尚書日藻之母也兩家門閥相對望而太夫人又幼有令德故太僕求婚于錦衣許之矣太僕之令山陰也孺人張殁贈公免喪乃娶太夫人歸而不逮事其姑事舅太僕公甚有禮春秋之事致其敬且致其哀曰新婦不幸不獲奉

祀先姑也贈公既貴遊負才名與夏考功陳黃門
諸君交好數戰藝矢利鬱鬱不得志寢寐踰年而
卒太僕公方官於朝負郭田不滿三頃纔給衣食
太夫人從父母家假貸以爲喪具既殮將殉焉水
漿不入口所親勸以身爲家婦從死何如字孤乃
強進溢米勺水時尚書八歲弟沂七歲湑三歲一
女甫晬也文貞公當國日久鶴衣承藉家門太夫
人習見服御之華膴聲勢之赫奕一旦布衣蔬食
稱未亡人篝火紡績拮据其家事而太僕公又捐
賓客會明季喪亂攜諸孤往來避兵遇盜囊篋盡

傾益窘甚母子煢煢相依然勵其子讀誦益嚴居
恒戚戚未嘗見齒迨尚書以　興朝順治五年戊
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吉語聞太夫人酹酒告無
負於亡者泣數行下賀者在室爲之沾巾他時或
訓誡子婦婢媵自述辛苦輙悲哀不自勝聞者
感動太夫人食其子之祿至大參藩乃棄養歷官
所至皆有書勗以盡職或在官舍則早夜諄諄
曰吾及見爾祖之矯矯風節也繩其祖武可不勉
哉尚書之奉使還里值歲凶太夫人振廩爲糜以
食里之饑者里有下貧百餘家常月給斗米婣黨

賙救不俟其請而後應也仲子沂早世太夫人憟
惻內結而口絕不言居二年寢疾遂不起時尚書
方需次在家依同左右竟至於大故服除起補少
叅防河中外十有八年洊登大司農乃疏請歸塋
葢司農之在倚廬三卜葬日弗從乃權厝以俟至
是卜以今年二月啟贈公之兆而合葬焉食墨其墓
在春申浦南後岡之陽太夫人生於明萬歷癸卯
五月卒於康熙癸丑八月享年七十有一初封太宜
人累贈一品太夫人子三人長曰藻乙未進士累官
工戶兩部尚書今　子假在籍次沂太學生先太

夫人二年卒次壻由太學生考授知縣未仕卒女一人適莫方伯公諱儼臯次子春芳現任徐州學正孫三人子桓曰藻出由貢生候補主事余女夫也楨壻出丁夘舉人候補中書廷機壻出嗣沂後由貢生初任内閣中書再任兵部職方司主事補任車駕司主事乾學於太夫人族姑也而與尚書又爲婚姻尚書之得請去國門以墓石尚虛爲屬不敢辭乃敘而銘之銘曰

有邦之媛毓質相門嬪於太原實貴而貧旋遘閔凶繼歷險屯劬勞顧復底於成人中道棄養風樹

悲辛雖享塋五鼎莫報恩勤垂二十年忘家致身司
農計相旦暮秉鈞為營宅穸哀悃抗陳　詔許其
帰孝治惟悼遠邇會葬素車填閭國稱願然榮哀
并伸帰於其宗未拱舊原日吉辰良利其子孫

翁鐵菴元配錢夫人墓誌銘

工部尚書常熟翁鐵菴以改葬其先人假帰也瀕
行以其室錢夫人狀來乞銘于余曰某既得安厝
其先人將以三室祔于域兆惟先生賜之銘辭鐵
菴余京闈所録士以古誼相勉往歲丙辰余妻兆
來夫人與方舟而行阻風守閘輒與相見執禮甚

恭曰吾夫婦阨窮自分餓死微座主何以有今日
自是往還起居餽遺無虛日談鐵菴窮時事往往
嗚咽不能出聲吾妻亦為之泣下以此知其賢余
視鐵菴之狀及余聞之他者皆如是遂書以貽之
俾刻而藏焉夫人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二十五世
孫邑諸生謙亨之長女其母即鐵菴從祖姑也鐵
菴少孤夫人逮事其姑趙夫人始鐵菴以家破不
能自存為贅壻於錢其兄株與趙夫人寄居郊外
其弟楷亦依止他所夫人既婚欲修廟見之禮乃
假鄰舍掃地以謁其姑婦而盡脫其簪珥以獻會

株以負課被繫趙夫人遂鬻以輸官株乃得釋鐵
菴日一往城東省母夫人為作果餌納懷中俾問
其姑或治飲食使女婢隨以往鐵菴夜讀書雞不
三號不止又恐驚其外舅姑常默記雖甚疲困不
敢抗聲大欠夫人相對飲泣無一怨言既鐵菴補
博士弟子員歲積館穀買屋城南以迎居母兄夫
人典衣飾佐之始得盥漱寢膳成子婦禮云何趙
夫人病遂不起夫人侍疾更喪咸應制度鐵菴哀
毀嘔血不已夫人百計為醫藥費僅乃得生會吳
中大饑鐵菴家貧亦益甚與其夫人及二女一老

媪人曰一溢米雜以糠覈幸不死其兄竟以貧死負課甚多追呼及鐵菴鐵菴亦自以負課星誤吏索甚急恐見辱欲雉經者數四夫人與其二女陰守伺之一日鬧叩門聲急鐵菴以為吏也將自盡夫人曰往時吏追呼不如是聲盍察之乃與其女從門隙窺見叩門者健兒中原人語音奔告鐵菴鐵菴族父山恐公方為洛中監司鐵菴曰此豈洛中叔父書至耶猶恐吏紿之出也自窺之果洛中人乃敢開門使入發書得百金且召之去以所得百金輸官追呼稍緩乃得去其後追呼復急逮

鐵菴不獲腰絙若將縛夫人者夫人憤欲投水死二女及鄰媪勸救得不死乃鬻所居值二十金盡以輸官跳之窮鄉其地名沙堰者有顧氏傍水茅舍三間倒壞無人居夫人欣然居之爨烟累日不興也鐵菴去不敢復歸北走永平投其族人壬子以永平衛籍爲京兆報者至入茅舍見其竈半沉水底盎中僅數合儲歎息去丙辰鐵菴進士及第乃迎夫人於京邸夫人念鐵菴未有子爲之買一妾與偕來蓋鐵菴之出走已十六年至是始得伉儷相守云居久之以疾南歸就醫稍愈復北上已何

疾又作復南還還又稍愈丁夘二月忽嘔血數升
遂絕飲食至六月卒年五十有六鐵菴迄今尚未
有子夫人初抱楷之子甫生一月者以爲子既娶
而夭有子名福生夫人所命也復取株之孫甫一
歲者名之曰壽孫以告於廟而以爲孫焉二女一
適太學生張夢鶴一適太學生瞿亮邦夫人先封
安人今以　恩誥贈夫人塋以某年月日銘曰
嗚呼禦窮也歷稔以爲常履豐也踰紀而遂亡其
荼苦也如此其食報也未償以敘哀也有述予之
銘也以藏

孫孺人墓誌銘

錢唐陸寅來京師閉城西蕭寺不出余私叩其所以曰寅父隱君棄家遠遁徧求之東南不得今將道膠萊來往海上成勞諸島閒踪跡之冀有遇焉與余泣别而去冒風濤觸魍魅號哭行求久之無所遇而返歲丁卯與京闈薦值余主試南宮復得之寅旣成進士不自喜也踰月過余請曰寅不孝旣不獲侍養吾父而吾母孫孺人自父去後結憂成癘歲在戊午竟捐不孝孤逝矣寅幸忝一第行歸而謀窆焉若得夫子惠之銘則沒者無恨而家

隱君之志亦可藉以不泯余哀其意不忍辭按狀孺人姓孫氏家錢唐明嘉慶間有名都諫諱枝者其高祖也父文學公諱系康負才名與同郡吉水令陸公遊甚善文學早沒無嗣吉水長子名圻字麗京即隱君也以舊好故因求婚於孫氏孺人遂歸焉陸氏西陵名閥吉水公四子皆高才生矜尚名節縞帶之交徧於郡國而隱君尤好人倫鑒海內望之以爲君宗孺人力支中饋客之登堂修敬者流連信宿不計有亡盤飧必潔而是時王姑沈太孺人與姑裘孺人皆在堂兩母寬嚴異性孺人

事之盡得其歡心於是人皆謂陸氏有婦辛巳吉
水公沒未幾中原板蕩吳越間羣盜肆起隱君弟
行人殉節死隱君愈鬱鬱不聊生求爲僧不得則
竄身閩粤間孺人奉姑攜弱子女轉徙山村野聚
盜掠所過無虛日三匿荆榛蓬頭垢面然猶修婦
職甚謹歲時伏臘饋食無廢也已隱君思母歸資
醫給養孺人亦安之無何莊氏大獄起株連被逮
禍不測讞者拘繫其家籍產待報自督撫兩司下
咸有質問孺人每對訊則涕泣哀訴誓不令夫獨
冤死情辭慷慨感動左右獄當竟指庭前石臼脫

事急吾必死此先是海昌査舉人繼佐知禍萌芽
具詞府縣先自列而并疏范貢士驤及隱君名緣
此獄得解　詔以所籍囚產賜三人直各千金隱
君欲辭之度不可孺人曰今日非査孝廉不免盍
舉此畀之隱君笑曰吾心也裘孺人先獄未起卒
隱君既除喪服而歎曰吾所以浮沉里閈幾蹈不
測者以老母在故老母已歸士妻子可得行吾意
耳遂瓢笠長往去不返顧孺人泣留之不得因遣
僕入廬山遡大江上武當遍訪諸名山古刹至輒
後之會湖南亂起僕遽返而孺人亦病矣孺人雖

爲名家婦陸氏仕宦素貧遭國家之難奔迸流離殆無寧日初依親河渚其從弟治亦高士也走百里訊之曲簿爲門顧視小兒女煢然饘粥不繼微問曰姊亦有所憾乎曰惟恐不能成君子之志亦何憾耶蓋不忍其去而又欲隱忍以遂其節者孺人之用心良苦而其所遭亦可悲也已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年六十有七子四繁祉邑諸生前没次寅戊辰進士次超天皆孺人出次繁葛出後伯氏側室徐出女四人三適士族一殤孫一望孫孫女一繁葛幼嘗危病孺人懷抱與俱卧起者累月

沒前數日猶屬寅善撫之而召繁葛語之曰以兄爲師無墮乃父業可也事務母金生死盡誠孝如子職課寅力學而不見其成命也夫銘曰

襄陽妻子鹿車鄉里阜橋廡下尚平嫁娶彼逃有托云胡不樂豈如夫子䙕濁人間蹔遊萬里潁水箕山我心悲止邑云歸止雖則孔悲其心不違有義與名孰爲是非一抔者土鬱鬱翠微華表之鶴倘復來斯

王子和元配李氏墓誌銘

海豐王子和旣喪其嘉耦乃爲之述其行略乞銘

於其先人少宰公之門下士崑山徐乾學曰余少
遭閔凶三歲而先夫人見背甫成立而先少宰捐
賓客余體羸孱弱善病又性拙不耐周旋人所恃以
勉強支吾不至忽墜前人之緒者獨以吾妻李賢
且才實右相之也今又不幸棄余而即世矣吾妻
蓋亦幼而失母外舅鄴園公憐之始至余家事先
公夫人甚謹躬親勞勩以祇婦職先公謂夫人曰
婦賢又無母也宜女視之及先公之歿于京邸無
子姓之助比載喪還里故先夫人兆合葬於西郊
凡附身附棺之物疏數有節豐約有程皆李佐吾以

勿之有悔糒醪脯腊不匱于藏篋管線纊不去手身而滋味淡泊衣裳澣漱怡怡然能使余忘其貧且病也姑息之愛不以施於其子嚴聲厲色不以及于其使令而嘉賓賢士之不鄙而相過從者曾未闕歡燕贈問之儀也自年十六婦于余今十八改歲矣於家未得享一日之逸于夫未得待一命之榮于子未得受一日之養有父老矣勞于王事捍封疆于二千里之外其生也不見數年於茲其死也不得視其含窆而長已矣噫可悲也乾學昔者嘗聞孺人之孝於少宰夫子矣乾學受知夫子

最深閒居侍坐語及家事曰冡婦李孝順視尊章猶
巳親也且自婦來而家事益治令子和之言爲不
虗美矣是宜銘也孺人李氏武定州人今總督浙
江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鄴園公之女嫁
海豐王氏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冰壺公
之冡婦正三品蔭生候補七品京職王爾梅之妻
子和者爾梅字也孺人以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巳
酉卒距其生之歲三十有四年生男子子四人重
光重熙重輝殤者一人女子子三人殤者一人以
其卒之年十二月丁酉葬于王氏先墓之次銘曰

夏官惟父少宰惟舅媛李行淑嬪王德茂違侈去
矜盥潄箕帚嘉耦曰妃字子能母壽止卌四胡不
永久悼内有述尚圖不朽泐之銘詩以慰吾友

王母邵氏墓誌銘

錢唐王生丹林貢入太學以績學力行名諸生中
余始在禮部例當磨勘天下貢士卷見生文心賞
之既而介其宗人原來見恂恂乎質有其文也已
何以母喪奔歸余往唁之生哭踊甚戚稽顙而後
言曰丹林三年于兹念母每欲告歸省母數馳書
諭止冀丹林親師取友以有成也丹林乃不敢復

言歸矣何圖吾母之遽至于是也余聞其言而哀之生既歸移書于原曰昔年爲先君子營宅兆不契于龜穿壙及泉今改卜于先塋之右而以吾母祔窆有日矣私心痛念不孝違親遠遊即於大故罪不可贖欲乞崑山先生銘墓中石以不朽死者即丹林旦暮死藉以瞑目子甚知我其代爲請倘憐而賜我乎原又言曰母姚江若姓考雲橋公有三女而皆賢母其季也逮事舅姑以孝聞事夫子以順聞夫病侍姑疾如子夫死喪其舅如姑姑有愛女早寡迎養於家撫孤甥如子撫庶子如已出

於婦德蓋巳備也於原有諸母之道知之也稔其
可徵乃爲之銘
太原賢母邵爰出嬪吉生氏甫十七越州于產錢
唐卒戊辰之臘十一日距生壬戌八月廿六十七
年中壽陟三子庶董出厥一伯臣仲章克自立季
也經明充庭實挾策成均學有級庭指堂序容與
入騎馬朝出捧書泣跣奔冰血肌圻副母踰四十
喪其匹厝壤啟封不食墨改築新宫先壠側邑巳
夏午即其室母行應銘備婦德銘以掩幽貞石刻
陳母馮安人墓誌銘

往者吳檢討志伊無恙時常示余以其所爲同里
陳仲雯先生墓誌銘曰先生有能詩文聲於崇禎
壬午癸未間一時名士共相推挽交遊幾遍海内
自甲申後絕意功名事父母以孝聞與人交有恩
義於誌可徵也有軼事爲公道之仲雯頭白乃執
親喪擗踊哭泣如孺子也吾郡喪車出城門門卒
横索錢必厭所欲乃已見仲雯年已老夫婦毀瘠
徒跣哀號感歎爲之揮涕與之錢不受且助執紼
以行閩中子女爲俘口渡江先生倡義贖之其家
頗以姓氏踪跡先生里居先生曰君誤耶此間無

此人也誌中以遺二事弗書爲憾余意中因有仲雯先生其人其後於一統志館與澹人高學士繙閱天下郡邑所上志書見仲雯姓名於孝義傳因以前言徵之學士學士曰是其子吾姻也吾知之㢱直仲雯廼其夫人實有齊德以偕隱凡仲雯之定省于二親之所者進盥授巾布席視其縣衾斂簞五十餘年與夫人俱至其傾囊竭篋以賙扶人于厄者夫人簪珥之佐也他日西泠諸名士槃槃之會仲雯狎主齊盟夫人爲賦鄭之雞鳴焉此可以見古之君子自身刑家之效而亦正乎內者

之相成就然也會其子季方述其母夫人之行來
乞銘因敘之曰夫人姓馮氏父處士諱某某縣人
年十六歸陳氏奉養舅姑盡婦道夫婦相勸以爲
善至老不倦生男子子四人景方上虞縣生員季
方吏部候選從六品職幼方國子監生彥方候選
州同知女子子一人孫六人女孫三人其婚嫁皆
名族初澹人學士爲其長子擇配欲得有名德者
之家莫如陳者而兩家又皆自越從杭也故季方
之女今適高氏先是景方幼方皆早世仲雯不勝
其哀以殁既而少子彥方亦不禄丙寅秋夫人使

季方送女于京師明年春禮成未還而夫人以夏
六月卒于家距仲雯之卒八年矣享年七十有二
某年月日合於仲雯之兆銘曰
或野于耨或廡于舂厥助惟賢中饋虔恭潙水鄉
耀馮城氏封濬德克配曷不齊䪨有嚴内位恒物
率從言施其祉必亢其宗里人刻石視昔仲弓我
紀婦順貽美煒彤

賨太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李氏柘城人嫁同縣賨氏封翰林庶吉士
大任之妻庶吉士克勤之母生四男四女克勤之

弟曰振起甲子武科舉人曰克恭曰克讓有孫六人曰容端容恂容肅容莊容遂容順女孫五人孺人年五十有四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已酉卒於京師始孺人在家有女德既嬪于竇逮事王姑李夫人君姑姚夫人王姑年已老孺人佐其姑奉侍能得歡心既歿而佐治喪具盡禮哭泣盡哀姑甚賢之曰吾所以無悔於事先姑者以有此婦也既而寢疾病醫言不可治孺人夜半焚香告天籲增其姑壽一紀願刲股以和藥劑倦而假寐若有神撼之曰起起是其時已孺人驚起即引刀刲股下

肉一臠投湯液中刀無縷血濡創亦自合其姑不知也飲之病良已其後果十二年乃卒縣令上其事中丞爲旌其門孺人知書通孝經內則教其子皆自爲之授章句長而具資糧使遊學四方故克勤數過睢陽湯先生嵩陽耿先生同居講論得執友之益克勤既官翰林迎其父母養京師孺人以素有疾弗果行今年秋始夫婦偕來就養邸舍未幾疾復作踰三月遂不起克勤將扶柩還里衰麻哭踊執其父封公之狀介同年生王原以請誌墓之文於余余於昨歲禮闈得克勤固以其言渾樸

有經術似質行之士已而果然今按狀蓋亦其母德有以成就之也銘曰

嗚呼孝婦李孺人之墓百歲之後與其君子同之寵章有加可改題也純行無加視此碑也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兵部郎中加二級卜公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卜公既葬之三年其孤福保傅爾齊等以余知公涕泣請書其事於墓道之石余誼無容辭按狀公姓克爾德氏諱卜書庫父曰莽古代先世科爾沁人後徙烏剌

太祖高皇帝龍興莽公率先慕義來歸

帝嘉其誠賜田給復遂家于盛京生子即公也

公貴贈祖若父如其官祖母索察喇氏母張佳氏
皆贈夫人公生八歲失怙無期功強近之親可援
託公能朝夕詣塾師讀書不倦及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年十五克官學諸生試
輒高等順治三年春授刑部筆帖式哈番明年進
他赤哈哈番諳條例明聽斷人罕能及十一年擢
通政使司副理事官時閩寇猖獗攻陷城邑據閩
安鎮烏龍江諸所　簡親王率師討之公署參領
鼓厲部曲奮勇先登簿上其功居優等十五年
世祖章皇帝特討羣吏以公爲最給予　誥命益

異數也十六年改副理事官為左參議仍以公居之明年大軍收雲南明裔永明王出奔緬甸居阿瓦城公署參領從公艾興阿率師窮追獲之以歸緬甸地瀕西海山川阻深所過皆箐林絶辟緣崖上下軍士困饑渴觸瘴癘者甚衆踰年始至其地是役也公之功最著康熙五年
上念公前在刑部能平反疑獄仍命為郎中掌廣西司印故事滿郎中秩正三品公自始仕至是凡五遷稔知文致之害毋遇大獄必戒寮吏毋以私徇由是廷中益稱平歲餘調兵部屢掌武庫武選

職方印當是時三逆叛亂軍機秘密檄奏旁午公身任勤勞殫心籌畫夙留署不歸十四年榷稅天津力革諸弊公素有知人明時總兵官趙良棟在鎮公察其才亟稱之後果有功　康親王旣平閩省而漳泉海寇猶未靖飛章請益兵十七年公以夸蘭大赴行間時海澄猶爲賊據厦門金門諸島及鼇頭盤圍諸海口支黨蟠互將軍賴塔檄公率四鎮兵分道擊之公先登陷陣宣布
朝廷威德剿撫並施賊敗走沿海悉平旣而遊氛西走潮之南澳惠之逹濠往往屯聚公又從大將

軍追殲之粤西餘賊劉國柱等擁衆萬餘潰奔廣
東之清遠聚于羅子岡公提兵剪滅在軍中凡六
載勤勞備至名聞閫粤二十二年夏班師以積勞
行至南昌卒同行大臣皆爲隕涕三軍痛哭至失
聲公事母三十餘年曲盡色養雖午夜自公歸必
躬候寒燠定省不懈喪葬一準于禮教子有家法
命讀書以承先志生平謙謹篤實秉心恪慎遇事
當機立斷應大疑大難倉卒若素定者方以大用
期公而公逝矣公生于天聰四年卒于康熙二十
三年享年五十有四配牛祜禄氏封夫人子四長

福保文林郎雲貴總督衙門八品筆帖式加一級

次傅爾齊文林郎太常寺贊禮郎次布爾彩次朱

蘭布俱監生女三長適二等阿達哈哈番穆爾嘉

次適工部右侍郎金世鑑次適内閣侍讀趙瑛孫

三達喇錫監生福保出帕帕爾彩出法復禮爾齊

出俱幼公于卒之年八月葬朝陽門外紅門村之

東原爰爲銘曰

奕奕卜公文武資蹴籍閩海淩滇池棄榆鍛塞黑

水淵鳥道百折天一絲提戈騰踐等剪薙取彼餘

孽獮刈之毋俾遺蔓蕃而滋公昔通籍官法司民

自不宛非公誰三綰樞綬青銅螭口籌手畫多成規中身而沒未竟施甄明公行徵此辭式貽後人作求斯

誥封通奉大夫前侍衛兼管參領事石公

神道碑

誥封通奉大夫前侍衛兼管參領事闕紫石公之葬也宛平公既爲之誌銘而其仲子司農少卿復請余文以揭諸其封曰誌納之幽宅於禮墓道得有碑所以彰著先人之休德者先生其爲之辭其意摯弗能謝也公諱紳里幔字曰闕紫其先本蘇

萬人姓瓜爾佳氏高祖卜哈明成化間入覲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曾祖阿爾松噶嘉靖朝入貢襲父官至萬歷間公之祖石翰避仇廣寧家焉因姓石氏有子三人曰國柱曰天柱曰廷柱我

太祖高皇帝之兵臨廣寧也天柱首先出迎國柱廷柱以城獻

太祖高皇帝嘉焉賜廷柱所御名馬自是所至征討皆從累立戰功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鎮海大將軍都統一等伯實生公兄弟七人而公為之長公以功臣子年十四即以佐領隨

太宗文皇帝經畧中原及　王師入關西定秦晉
南平吳楚公皆有勳藏于冊府已而充侍衛事
世祖章皇帝以慎密敬勤承　寵最篤晉秩參領
事
今上凱討軍實以備戎伍不敢暇逸蓋先後四十
年間歷事　三朝靡有闕失以𭐕人望歸焉太保
公初娶何夫人生公其後
文皇帝復以趙夫人賜之何夫人恒居别第既殁
而别爲域兆在通州之長營故公之葬從焉以慰
其毋實遵公志也太傅公以佐命勳賜田宅世職

累官祿入甚厚僮僕數百悉推以與諸弟論者難之其自比于漢之丁鴻薛包蓋公本以武達而醇謹質行以視其躬以教其後人必依於古之史傳所稱其素所嚮慕然也娶李氏誥贈淑人父諱某官西安將軍李氏遼左世家淑人生有女德事兩姑閒克盡道享年六十前公三年卒公卒以康熙戊辰距生之年天命癸亥六十有六葬以明年正月癸酉李淑人祔子四人曰文晟廣東潮州府知府曰文桂丙辰進士官内閣學士擢總督倉場戶部侍郎請余文者也曰文彬廣西桂林府同知曰

文楙内廷供事官女五人孫七人孫女三人銘曰
石氏内徙于今三世高曾以上思皇克生原荼水
芑本根滋大自少保公開國承家七子惟一早世
其六皆貴今公之子四人又皆貴兄弟羣從列爵
五等姻連 帝室朱輪華轂甲第相望家門之盛
時謂無雙而孝友忠順不驕不溢侍郎用儒學侍
帷幄有年遂參與密勿初少保自以身本滿州
願同滿州精兵効力
文皇帝命爲精兵額眞後又 命爲總領漢軍都
統於時漢軍八旗皆統焉迄今四十餘年本旗都

統屢更矣然無以易石氏者皆異數也侍郎在内
閣時與其諸父内大臣和碩額駙自陳家世
上命還籍蘇萬不復繫于漢軍其寵異石氏可謂
至矣去年秋扈從羽獵還拜黄羊野豕之賜公曰
吾父子其何敢專君之惠其熟而薦之于廟徵賓
客以餕之自古人臣蒙優渥而致其謙恭者于公
父子見之矣其保世亢宗豈可量也豐碑爰樹以
張余文尚其垂于永永焉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喇君神道碑

文

侍衛納喇君容若之既葬太傅公復泣而謂余曰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幽矣余猶懼吾子之名傳之弗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然非君無與屬者余固辭不可在昔蔡中郎爲人作志銘復爲之廟碑者不一而足韓退之於王常侍弘中厚也既志其墓又爲其隧道之碑情至無已也况余於容若師弟誼尤篤是於法爲得碑於古爲無戾乃更撰次其辭以復於太傅惟納喇氏舊著姓爲金三十一姓之一望載圖史代産英雋君始祖諱星懇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二百餘年中國所謂北

闕者也數傳至高祖考諱養汲㚢曾祖考諱金台
什曾祖考女弟作嬪
太祖高皇帝實生
太宗文皇帝而葉赫附中國當國家之興東事方
殷廿與俱燼
太宗憫焉乃厚植我宗俾續其世祀以及其次子
諱倪迓韓者則太傅之父而君之祖考也太傅娶
覺羅氏一品夫人生君于京師鍾靈儲祉既豐且
固君自齠齔性異恒兒肯諷經史常若夙習十七
補諸生貢太學有聲十八登賢書十九舉禮部試

越三年

廷對敷事析理諳熟出老宿儒上結字端勁合古

法諸公嗟歎

天子用嘉成二甲進士未幾授以三等侍衛之職

蓋欲置諸左右成就其器而用之而

上所巡幸南北數千里外登岱幸魯君常佩刀韃

隨從虔恭祇栗毋導行在

上前騎前却視恒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

不避艱險退縮

上心憐之其前後賚予重疊視他侍衛特過渥已

進一等侍衛值　萬壽節
上親御筆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後月餘令賦詩
獻又令譯　御製松賦皆稱善久之然君自以蒙
恩侍從無所展效輒欲得一官自試會
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爲君喜忽以去年五月
晦得寒疾卒卒之日人皆哀君而又以才不竟用
死爲君深惜云君自少無子弟過天性孝友黎明
起遍大傅夫人所問安否朝退復然友愛二幼弟
與之嬉遊同其嗜好怡怡庭闈間日以至夜暇則
埽地讀書執友四五人考訂經史談說古今吟咏

繼作精工樂府時謂遠軼秦柳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遍於村校郵壁海内文士競所摹倣然君不以爲意客來上謁非其願交屏不肯一見尤不喜接軟熟人所相知必款款吐心腑倒囷囊與爲酬酢不厭或問以世事則不荅閒雜以他語人謂其愼密不知其襟懷雅曠固如是也當君始得疾上命醫數輩來及卒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君有文武才每從獵射鳥獸必命中卒有成功於西方亦不爲無所

表見沒時年僅三十一余既序而又系之以辭曰
綿綿祚氏著于上京巍巍封國葉赫是營惟葉赫
之祀施于孫子既絕復完
天子之恩篤生相國補袞是職蓄久而豐發爲文
章宜其黼黻爲
帝衣裳
帝謂汝才爰寘左右出入陪從刀鞬筆彊匪朝伊
夕自
天子所亦文亦武唯
天子是使生於膏腴不有厥家被服儒士古也吾

徒何才之盛而德之靜我勒其封誰曰不永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之葬在某原有司以

天子命襄其事於是　諭祭有碑而太宰澤州陳

公爲之誌銘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徐乾學

復刻其墓碑曰蔚州魏氏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

從軍有功以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世襲大

同衛指揮使其後支子還蔚州累代隱居行義有

諱官者爲儒官尤爲鄉里所推公之祖考諱九經

考諱卿爲新城主簿皆贈如公官祖妣妣劉氏妣蔣

氏李氏皆贈夫人公李出也公諱象樞字環溪又號庸齋少讀書日誦數千言嚴重無子弟之過壬午舉于鄉偕計吏入都既至聞新城病奔歸遂遭大故時寇氛方熾士大夫爲所得輒被汙公艱難喪紀奉母竄匿山谷得免

世祖皇帝龍興遼水入關定鼎丙戌開科公中進士選庶吉士館試賦詩有云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澤慷慨天人期區區非所晝館師重之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祖皇帝初親政公所條奏彈劾凡二十餘上最
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詞逼輔臣大略言
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想望治平非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盡啓沃之忠
儻遠有所幸亦宜諫止　鑾輿以副保傅之責人
謂公獲罪且不測卒奉　俞旨又因災變陳言則
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語侵權貴尤亟下
部院科道議之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
公與諸臣抗爭是非在廷爲之側目卒無以折公
也己丑分校禮闈陞吏科都給事中會大計鎖廳

閱冊令兵馬司晝夜周廬巡徼一時凜凜復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以爲糾拾之舊制當復而言官不宜反坐疏下所司確議遂著爲令又言言官進言不實第宜以考功法處分不可加以罪譴閼敢言之氣督撫會推宜核事實勿狥虛名又恭陳四款以佐

聖主勤民大政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之大端皆報可會溧陽得罪坐言官不先事發六科之長皆斥公隨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陞光祿寺丞已亥得請終養家居講求理學以躬行實踐深造自

得爲宗丁李夫人憂喪葬悉準古禮壬子服除益
都馮公方入閣特疏薦公清能矯俗才堪辦事
上即召公公以疾辭再召乃趨朝有 旨以御史
用八月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內陞京卿仍管
御史事公方嚴爲中外所憚四方餽遺無至門者
公自 先朝告歸十餘年起自田間入見
今上出謂所知曰堯舜繼世臣敢不盡其愚忠其
所言大要以謂方今俗尚奢靡人鮮廉讓實政治
之所宜先要以制度數核名實杜欺罔定民志盡
臣職

上皆以公言爲是是歲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明年二月拜順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
卿七月陞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侍郎一歲五
遷在户部方西南用兵有籌餉三疏其略以爲杜
浮冒防侵漁清賦稅生財足食之正經也
上因命公同侍郎班公廸清查部庫八閱月而事
竣
上嘉悅之戊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曰憲府任
重非僅言責勉爲
皐上風厲百司使大法小廉足我願矣首疏申明

憲綱十事言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
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
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　特旨譴
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龍其復其官
劾貪酷知州曹廷俞置諸法中外肅然九月與侍
郎孫公光祀學士陳公廷敬磨勘順天試卷因條
陳科場八弊嚴立關防之法復條學政十弊舉學
臣賢者勞之辨郃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士論
快之巳未春二月　內殿奏對畢
上命翰林張英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清愼

勤格物大字各一幅　賜公曰
上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奏事剴切詳明不負職
掌故有此賜他日　賜紫貂披領
上諭公今年暫著明年別製爲卿換之公掌憲未
滿歲有刑部尚書之命上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
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于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內而科道外而
督撫參劾之疏屢達　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臣職
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漢臣汲黯自請爲中

郎補過拾遺臣亦請辭司寇留御史臺
上可其奏遂加刑部尚書留任總憲于是方上疏
糾叅司官劉源溺職撫臣某即日京師地大震公
與副都御史施公維翰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其
職地爲之不寧臣不能肅風紀以脩職業請先罪
臣以田天變
上即名公入　內殿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
時是時用事大臣爲之股栗然公之語近侍皆莫
得聞施公迎于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
公與施宿署中語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極而大臣

之家日益富饒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司朘削百姓
督撫司道轉餽送在京大臣以天地有限物力民
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槖小民愁苦之氣上干
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涌之異又會推
選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無紀律蠲免錢糧災
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罔利等咸蕩然貴賤
倒置皆爲可憂施公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燭照何待吾言吾儕負國萬死不足塞辜明
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于是朝士或

謂出于公造滕所請公之密友與子弟究不知公所陳何語也公常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郝中丞浴起于徙所公所舉也其遵
諭舉廉一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
上次第皆用之庚申復補刑部尚書公持論以爲司寇執法之官也書言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言茲用不犯于有司犯者固不可以宥而法固不可以骫也論者乃謂以縱姦爲寛大非所敢知若乃法外之矜全乃
主上如天之德亦非臣下之所可市恩也公立心

仁恕獨當官而行其言之嚴正如此辛酉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絶賦詩至哀明年奉　命同少宰科
公爾坤巡察畿輔公以　特典秖畏夙夜單騎案
行墨吏豪家聞風斂戢爲除㳂甚者若而人還報
甚當
上意公老年馳驅登頓所至案牘塡委積勞成疾
一日
上見其羸瘦垂問　賜以參膏一器人參二斤公
逾感激疾甚欲引去而口不忍言也甲子春奏事
乾清門暈踣於地扶歸即日疏乞骸骨

上慰留乃復力疾視事予弟勸邱舍少休公曰吾
躭逸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具疏再
請
上惜其去以詞甚迫許之令馳驛還里　諭以三
覲乃衍始入　賜以御廚珍饌令内臣視公食多
少再入　賜茶再入　賜御筆寒松堂匾額古北
口詩公歸因自號寒松老人云去國之日公卿祖
餞相與感歎以爲公清勁之節始終不撓固不愧
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亦可謂至矣公官至尚書門庭蕭寂

度閣有書數百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宸
章及諫草一囊而巳歸後四年乃卒於家丁卯七
月晦日也壽七十有一
天子覽遺疏爲之震悼典禮有加親定謚曰敏果
生平所著書甚多晚皆删去存十之三合以奏議
若干卷名曰寒松堂全集元配李氏 誥封夫人
側室劉氏樊氏子四人學誠康熙二十一年進士
内閣辦事中書舍人學識學謐邑諸生學訥尚幼
女三人銘曰
嗚呼魏公躬行君子 本朝以來諤諤一士彼其

囁嚅所畏一死公之盡言亦少戇矣實惟中孚非
以掠美公忤于人人諒公只寒松晚節徜徉田里
秀才家風尚書門第非余頌公公自云爾

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
於某原明年以官世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
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聞者備書銘之石
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荊峴一號潛
菴順治五年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
士改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常宴坐讀書

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公象樞吏部湯陰王
公伯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歎
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議脩明史上言宜
依宋遼金元史例録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詆其
言疏上夜半傳　旨召至南苑人皆爲公懼然
世祖皇帝顧與温語移時不以爲罪也乙未　詔
選翰林出爲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
成都漢中經略兵屯湖南關中征發四至民逃匿
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之境外無
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

萬人坐食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強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兩騎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錙以行公潛遣人僦車二千而令民匿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僦車盡界我錢予公曰固善顧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輛即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留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

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洛陽留匝月軍
變焚殺上聞而闢城以公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
民歸者數千户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
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爲若是兵且
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棄爲餓殍公
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即發倉穀與兵約今歲無
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若以穀償官皆喜曰
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
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齎
宿糧從鄉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

者見公輙縮朒不得發常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人以比之甘棠云轉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為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誡令固守毋妄動玉廷所向與兵遇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為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秉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牴牾而終釋

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攜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公病甚即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予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爲趙恭人建祠于所居西偏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展拜歔欷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

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爲志學會講求
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
者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
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
補翰林院侍講同纂脩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
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壬戌充明史總裁次年命直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公每日昃輒正襟端坐潛
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

月會江寧巡撫缺
上命公往陛辭　諭以朕非忍出卿于外顧江南
風俗奢靡訟獄繁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撫之冀
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
又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復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
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　駕北
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
清公扈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　旨令逕歸署蘇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即罣誤去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帑繫者纍纍公至則進州縣吏盡斥其所爲且曰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不吝薦引即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對簿勘產反蹈若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誡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指天自誓山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衍保甲革鹽商羨費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

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府將軍下皆轉相
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
去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陛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為政先謀寬民力
興教化培植根本為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
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
丁調驛囙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歷朝
所加九釐餉聞有災傷弊政不問　廷議可否疏
立拜發亦恃
上之知其誠悃故見事無不為所告無不盡也初

至報睢寧沭陽邳州災
上爲之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永蠲前二年
賦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
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餘萬嗚
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
非所爲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
法爲未盡乃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榷關輸
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江西湖
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吾君愛民必俟　旨往

糴民不满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誠之曰若至極
言淮揚饑狀米斗一金令逺近聞之糴財及半運
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百錢而已後
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
請報湖蕩蓮芡公駮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時熟一報
部即爲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禁遊冶驅優伶娼
伎嚴市肆淫辭邪説之流行刋布者禁有喪者無
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
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覡利誕妄士女怵於禍

福奔走如鶩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吳縣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出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自稱鬻身親王府詬罵索金錢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國初得隆武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若主乎追劄燔之斃之杖下廣立義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

上諭律令舊俗丕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吾知盡吾職而已不如講學也又請爲公立書院

公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蓋公之學主於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當拳拳服膺京邸與其陸靈壽龍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盲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趨唯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于民夏從質肆中易芋帳自蔽春野蕎生日採取啖之朊栗羹豆與幕客

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府祖進朝有惠政嘗落職公疏留之進朝製衣韡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自服之舊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征權要以部費爲名前後索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爲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大計籓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費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霽顏色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爲親民官

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為善
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為峭刻
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煩必躬親裁決凡行過
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
遺忘命左右取原案繙閱虛公探索以求至當屬
吏人人感服不為苟且塗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
未竟會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
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

東宮直講　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廷
議居久之命與吏部尚書達哈塔日侍　皇太子
上所以倚任公者甚至然公在吴時已有不便公
所為者以為形已之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吴
人欲攀轅留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為爾
蠲除忌者以公市恩百姓談議時政又淮揚開濬
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衆欲停工公獨不可
或勸公姑從衆論俟大臣入報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　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
大臣歸匿其辭不奏及公陛見
上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
目公亦以久勞簿領精耗神疲　殿幄起居動見
扶揗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寛仁曲全僅鐫級而已公請養毋求去不得又
自惟奉職無狀久留不可闔門屏營席藁待罪毋
宜　盲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憫然為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
而病不可為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閒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感
風寒歸遂大困臨歿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
入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
然可達天德若襲取于外終爲鄉愿無益也復以
聖恩未報毋養未終爲言挽千溥手指畫草遺疏
謝
上遂瞑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賜奠茶酒命馳驛歸以
尚書禮祭葬公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
之學問平時見爲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駁下凜

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寛小過撫吳時蘇有高士徐枋居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屛騶從步行造門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高之其聞　召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歛錢謀叩閽不得則老幼提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死矣人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爲道德發之而爲事業而人尤惜其用之猶未盡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

厦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爲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二卷詩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人子四人溥濬沆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户其諱庠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爲國器性躭典籍弱不戲學播仁種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葬陰遺愛衍溢留虞南華山高高貢水深深歸棲于舍矢不出弗返

玉堂詎意必掌
帝絲綸預機密
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蒸俗熙吏
悟虔
帝曰汝歸司胄教彼夫巳氏豈同調蜮含狙伺術
巳巧事有變遷理則那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嗟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贈禮
部右侍郎顧先生神道碑銘
吾鄉封學士雪帽顧先生之卒也與其母太夫人

同日太夫人病先生焦憂盡悴比疾革方夜鄉晨
去冠扱衽徒跣哭不絕聲及視含歛交手哭聲漸
微謂家人曰吾殆將死矣復號慟遂絕於乎先生
固死於毀也禮曰毀不危身又曰五十不致毀六
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古者
不以死傷生故諄諄乎言之先生年近七十節損
哀踊以禮自制宜也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
之不肖者跂而及焉先生之賢毋乃過於禮與余
謂從來忠臣孝子當其至性感發捐軀絕命而不
之顧非有所彊勉而爲之發於中心行乎不得不

然如是而已矣今人不講於喪禮也久矣庶見素冠庶見素韠詩人譏之其在於今吾吳俗爲尤甚君子風世厲俗寧爲過毋爲不及爾矣矧過非聖人所禁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魯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秋九月子野卒傳曰毀也夫子書之有美辭焉此其徵矣子皐之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斯亦禮之過者君子以爲難曾子責子夏之喪明以喪親無聞爲其罪使子夏喪其親而喪其明也曾子不之罪可知矣執親之喪創鉅痛深

死則死爾惡乎禁諸先生與余少同學相知為深
其後侍郎貴與余同朝又相善也比葬侍郎以墓
上之石請銘余作而歎曰先生非僅行事應銘即
其死固宜書而揭之為世矜式也其何辭先生諱
天朗字開一號雪嵋世為吳人明初有以軍功官
錦衣千戶者居北平先生祖應奎生三子季曰純
明猶襲錦衣職入　國朝封昭毅將軍為順天人
是為北宗仲曰禔明太學生仍居吳是為南宗先
生考也太學娶某氏即先生母太夫人也生二子
先生為伯甫童卝則見端坐長彌謹重目不左右

顧爲邑庠生曹試輙拔萃名聲垂延順治丙戌試
棘院長洲令田君得卷首薦以爲當元與某推官
爭不得遂忿然作色曰寧巳之乃落副榜既而田
亦自悔自此蹭蹬益無所遇庚子至京師選入官
學教習勳舊子弟巳酉復試北闈儕流皆先後擬
第視同試皆邈然少年先生益不自得會長子侍
郎領薦愾然曰吾乃今可以休矣蓋自先生爲諸
生至是凡十踏舉場丁酉癸卯闈藝俱呈薦卒被
格主司先生自幼績學工文辭務自刻削立節槩
一時名人魁士皆詣門請交揭德振華爲流輩慕

尚余兄弟與吳中名士少日爲文酒之會先生皆與焉然先生器局凝重不妄交游獨與余輩三數人尤相結先生篤於內行羣從子姓勸飭指誨竭盡誠款家門雍穆雖僕隸下人居恒不加訶叱迨侍郎累踐華要臻卿貳杜門甘澹素不異舊常不涉非分纖芥宦吳者輒歎先生家範之謹三舉鄉飲大賓所編集有易春秋三禮諸説所有詩文集各如干卷藏於家初封翰林院編脩晉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脩撰晉封翰林院侍讀學士生以天啓四年甲子歿于康熙二十九年

庚午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某阡配陶氏初封
安人晉封宜人子五汧癸丑進士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沅例監生溥戊午副榜貢生官學教
習浤庠生灃幼孫四揩仁丁卯順天舉人植義太
學生侍郎出秉智溥出耕讓浤出曾孫一文煥揩
仁出女三孫女五曾孫女三先是侍郎與余同僚
直數言我親老欲乞假省覲先生家書屢止之以
爲年未耄侍堂上無恙不宜廢公顧私年垂眷
余之請告也侍郎過余曰一月後請急歸矣余出
國門侍郎先與諸公集餞郊外塗遇侍郎自都亭

入方以祖母訃趨還邸中余遣人唁之則曰吾憂我父至性不勝喪也明日而先生訃亦至矣一時議禮者謂侍郎應否承重余考賀循喪服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虞喜則云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爲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由此推之受重者服亦重賀循之言爲未審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制祖母承重與祖同太夫人捐養既小斂未成服而先

生卒侍郎以適孫爲祖母後其何能不重侍郎熟習掌故其居廬也有事于太夫人几筵曰承重孫有事于先生曰孤子合禮意矣銘曰

目公和光而獨揭揭謂公介特而不劌割罔嗛於嗇罔盈於豐削額砥光不繫其逢禮廢權制淪胥日流曾不禽若躑躅啁啾雞斯徒跣隕於一哀疇顧有涯弗申無涯性至行難人苟欲繩曷考聖謨載徵斯銘

太常寺少卿高君神道碑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辛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高君卒于位九月君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祔
葬松江府城南五十里之張堰贈通政先府君之
兆孤騫具狀請爲隧道之文君嘗問業於余余爲
一統志總裁官實舉君共事余不得辭爲詮次其
始終序曰君諱層雲字二鮑號譔苑晚更號菰邨
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既遷華亭四傳至贈翰林
院檢討諱年於君爲曾祖萬歷乙未進士翰林院
檢討諱承祚於君爲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
諱秉蕖君之父也君既貴貢士君得贈如子官太
夫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君少時前後母及貢士

君連喪居堊室日久哀悴中負土營葬旣畢事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阨守志又不欲君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文字苟且塗飾耳目者君獨刻意爲詩古文詞益貧不自聊又迫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驢入京師

天子方幸學釋奠君泚筆作臨雍賦見稱于時未幾由秦入蜀歷關河棧閣之路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亂勢將及兩川乃亟歸放船灩澦浮江而下抵家而吳三桂反川塗梗塞人咸服其先見康熙十四年乙卯再至京或勸君習舉子業君曰是不難

鍵戸百日遂領京兆薦明年成進士故事進士釋
褐待銓者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又二年
授大理寺左評事甲子典廣西鄉試還朝充一統
志纂脩官是時君官廷評六年矣意所平反或與
御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爲兩議以上輒如
君議
天子察知君可用因考選親試乾清門稱　旨授
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尤務持大體二十六年正
月二十五日
孝文皇后上賓有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

外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内閣九
卿科道同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王長跪
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即跽地君毅然曰是非
國體即日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
獨集議國政與時無弗列坐所以重　君命尊
朝廷況永康左門乃禁門重地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
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
士爲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
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朝皆頸

縮
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凡會議時
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糾正黃旗
漢軍都統張所知用君言降調由是衆皆畏憚是
年夏五月有事於俄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
隨大軍往方廷議時同列並抑首伏氣不敢復前
君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
勑議應行應革事宜於時江淮閒方行屯田事民
大擾君請急停以蘇百姓大臣主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司右參議即日轉左未一年又

還令職君於郊丘廟享諸典禮無不明習其令式時
上憂旱甚社稷山川之祀祈禱無虛日君黎明赴壇虔共即事雖流汗浹體竟日不見惰容以此益受
上知而精力漸憊矣亡何病作甫五日遽卒
上臨朝歎息年五十有七衆皆惜君不究其用也君爲人倜儻瑰瑋好大節不爲娖娖細謹在班行中進止有儀人皆目屬之博覽强記爲詩文痛嫉俗學之陋追古作者有改蟲齋集若干卷工書及

画善賞鑒平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
自得持縑素請者卒滿意以去曾以書屢被　御
奬在太常時
上嘗諭卿席爾達曰爾衙門政事煩簡可語高層
雲留意書體嗚呼君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君矣君性豪邁不問家有無有輒散
盡不倂餘身没妻子幾不能自存配吳氏明戶部
主事諱嘉脩之孫女子三人長卽騫次駕次馭女
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馮氏自檢討公來本貴盛遭

時鼎革家中落君以布衣走輦下十餘年間連舉
順天禮部兩試位至卿寺文學節概聞天下雖將
用復蹶抑可謂難也已銘曰
彼美一人申浦之濵奮自孤特卓爾不羣力學嗜
古負氣懷奇連蹇乃通豈曰莫知諫垣抗論大著
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一歲再遷恩顧日渥納
言靖共秩祀儼恪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
阡君昔手築先公在焉窆附窀木宛宛彼邱矗矗
共石著德與功昭示靡極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孫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我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德清孫公之

墓公年少登朝荷

聖主眷遇居則侍奉螭陛出則陪扈鑾輿獻納論

思渥蒙　睿賞旣銜命治河相度疏濬將次第成

功而朝議停罷公左官仍居翰林

天子念講幄舊勞旋授內閣學士踰月以疾卒官

奏聞

上臨軒太息賜祭葬如禮余與公同擢第同官翰

林記注　起居同被命教習常吉誼若兄弟公之

撤瑟也召余屬以後事口占遺疏俾余書之余悲
不自勝輔婁未行余與諸同年生數往哭焉今窀
穸有期介弟在中與孤子見行輩具狀請銘其隧
道之石余敢辭按狀公諱在豐字屺瞻湖州德清
人孫氏遠有傳緒來遷自八世祖永昌始居歸安
之菱湖里祖考諱樾果邑庠生祖妣施氏父名焞
郡庠生妣沈氏繼妣吴氏及公貴累封父贈祖皆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累贈妣贈祖妣皆淑人公
充頤廣顙清姿玉立甫齠稚嶷然如成人年十六
補博士弟子員登癸卯浙江賢書越七年中庚戌

南宮試殿試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國史院
編脩本年充日講　起居注官壬子順天武鄉試
主考尋陞侍講癸丑會試同考轉侍讀又陞侍講
學士轉侍讀學士予假歸省旋遭太夫人喪服闋
補原官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翰林院掌院
學士充　經筵講官教習壬戌乙丑兩科庶吉士
主壬戌武會試乙丑會試既遷工部右侍郎以總
裁
太祖實錄告成加秩支正二品俸奉　命監脩下
河逾年轉本部左侍郎以河工議與在事者不合

撤歸降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除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卒于位公為講官最久每講畢舉經書粹
義參以己意凡有關治道足為　黼座獻納者敷
陳　御前從容剴切移時方退
上常動容嘉歎其他造膝之言多所啓沃不盡記
五鼓趨朝晡時還邸日以為常
天子念淮揚鹽城興化諸縣當河下衝民苦昏墊
慨然欲疏浚脩治之公受　命夙駕疾馳晝夜閱
昕泥行露宿不遑啓處凡地勢高下施工次第犂
然於心乃條奏請行之　詔報可於是閤門白駒

丁溪草堰諸工先後厎事畚鍤雲興百役受功罔
門工先成餘工亦綜治過半廷議遽撤公歸然公
固已功高心苦公夙負文名三主鄉會文武試兩
掌教習所甄拔造就皆一時俊髦公生當　盛世
天子右文重儒所以眷注公者甚至其爲編脩也
與庶吉士同館課肄未散館例無擢領他職者獨
公即充日講　起居注官其爲侍講也領日講如
初講官八人以次備直
上獨命公與掌院孝感熊公常直熊公入內閣舍
弟與澤州陳公文敏棐公繼之皆與公同進講不

在儤直之列其即吉赴　闕也故事詞林自宮僚
以上有定員公需次侍講學士亡缺
上特命公就職即日侍　起居不限常額詞臣出
貳六卿非吏禮二部不得兼翰林銜
上特命公兼翰林院學士即其左遷之日應授散
僚
上獨令居翰林皆異數也公具才敏贍每應制賦
詩援毫立成嘗扈蹕遊南苑巽園之內有麏鋌走
上目公以　御用弓矢授公射公射得麏遂以
賜公顧謂諸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　廷試武

進士

上復命公射射連中

上大悅語侍衛是固曩日射麞者也壬戌

上以滇黔蕩平謁告　山陵公扈從遠出關塞過

松花江載筆紀述時時被命有所撰著立就甲子

冬

上幸闕里釋奠果　命孔氏子孫講書擬進講章

命公改定

上坐行宮令侍衛倚待夜半進呈

上披覽喜曰此方是講義體又扈從南巡車駕至

蘇州
上語內大臣孫在豐家湖州去此不遠可一往省
親時公不離　清蹕承顧問跂望庭幃咫尺猶不
敢奏請及奉　旨感激涕泣瀕行復奉　諭汝來
不必至江寧第於淮揚詣行在其金陵名勝有應
留名處汝係從官必爲爾題名也公歸省居二日
疾馳從　駕還前後　賜兼金文綺貂裘披領鞍
馬珍饌非一蒙被知遇錫予便蕃出廷臣右下河
一役出自
聖慮公以親信特命董率徒以漕河兩臣持論不

相下朝議紛紜遂有齮齕公者然
上意猶念公前勞令復居　禁近公自度與時左
邇危疑臲卼又以兩年督視畚鍤辛苦特甚未久
疾作矣嗚呼公持身慎密居官勤敏加之
上所親近寵遇非常宜無所得過乃猶不免悄憂
顧慮盡瘁殞身詎不重可慨邪公孝友醇謹出自
天性丙辰歲循俸當陞學士聞繼母病急請省視
弟在中善屬文撫愛倍至與人交必以情里黨戚
友賴周䘏者甚衆所著明史諸帝紀及制誥諸代
言之文副在史館他如周易尚書四書通鑑講義

扈從筆記東巡日記下河集思録尊道堂詩文各
若干卷藏於家公生以順治甲申歿於康熙已巳
享年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陽山賜阡配吳氏
贈淑人先公卒子五篤行見行學行參行載行篤
行早亡銘曰
恩數匪替賁於重泉鬱乎陽山孫公賜阡公在左
右　御席輒前屢頷
帝頤嘉言勿宣遠陪豹尾密侍細氊帷　帝明明
識公才賢曰公之出拙於拘攣知有　明詔其直如
弦曾不度思與誰周旋三言不疑未塞悁悁非

帝念勲勞終始曷全河流安安洪水爲川道噎奠溢

汙來成田惟　帝之晝瘡痏思繼厥績有緒

帝命是虔公歸不復紆策齋年屹屹豐碑銘詩不

鐫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一